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五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敘詩類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復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即倅衡歲[redacted]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

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窮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筴即上章乞致事既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僥倖者不能畢懷寵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眞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盖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盖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為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濬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為八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即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詩列于下方 天順二年

醉花

海南地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釀家家皆有酒披衣躡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輒開口開口向天笑更謳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登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寬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吟邀皓魄坐對東升到西落吟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朵朵龍舟擊浪去如飛鼉鼓喧天搥欲破掀髯岸幘坐船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標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拏舟沙嘴泊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社

海上深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飢與流九月十月登

塲後家家釀錢賽田頭封牲酹酒歌且舞雞骨珓杯代神語須臾徹饌餕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遼邈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顔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肪小魚溅溅盈尺長天寒歲暮草木黄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鮮且薄旋發新篘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畊

公家負郭多良田屋前屋後迷相連芒針刺水戚如纈秧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鴉鷺田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瘦馬循阡陌田家風俗殊古朴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況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僊昏嫁畢臞軒後入正閒適昭州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

昔風流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厚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海邉鄒魯敢自謂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儋耳衣冠禮樂斑斑起齊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聞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并然蓊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椰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擅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即其勝釐為八景揭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為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者明易者也而君

之姓即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木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兌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修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redacted]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玆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為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暎凝張錦春雨花明似寫生烟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橫清時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碧横紆田腹界雲黄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凉羨殺江頭垂釣客緑簑眠月聽鳴榔

榕樹凸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嶮嚱最相宜倚雲翠盖童童立到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簷雪落日斜時見緑陰移閒來席地支頤卧絶勝公庭聽五辞

椰林挺秀

千對椰椰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騰空直上瀧腰細睒日輕摇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璜徘徊雲影睒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凉氣沁詩腸個中妙趣人知少况有源頭活水長

花鳥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麗日晴烘錦繡圍盆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囀繞叢飛可堪美景成虚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野市柴門趁曉開木屐穿花遊子至綠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晨常集掛杖無錢晚始回會有傭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晚色演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濕溪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疊真信黃金在一犁白首帰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序

曩予游學校時一時儕輩奚翅數十人其間相知

之間涂者倡使皆始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顧不偉歟予因憲副君請寫書以為曲江涂氏族譜序非但為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新安汪氏重修家譜序

今氏族之在天下幾於千數隨處散處無復地望者矣惟程汪二族在新安者獨著焉二姓之先皆生為豪傑死而廟食於其鄉數百年猶一日也汪氏唐越國公華之後華卒為神於歙世所謂汪王者一郡六邑之人咸尊祀之　國朝著在祀典歲

命有司行事焉凡今郡人見汪姓者皆敬讓之曰此汪王後也汪古汪芒氏之後在魯有汪踦者以童年執干戈死社稷汪姓見於經史者始此所謂魯公之子襄公之弟食邑於潁川開國為侯者春秋時無此制也潁川在今許潁間去曲阜特遠魯乃公爵亦無遠越千里而封人以侯之理且潁川名郡開國設侯非春秋時事也當以古汪芒氏為正汪氏在唐以前史無顯者自宋以後新安之汪後先相望其間宦業最鉅者伯彥文辭最工者彥章忠義最顯者立信其他如仲容之經學應辰之

勉之以古來則亦非朋友相益之義矣在他人且不可而況吾平生故人也哉於是乎述其舊情勗其新政賦詩十絕以贈之雖然以言相感者交之淺者也其尚索之言語文字之外

憶昔黌宮正妙年身輕如犢思如泉幾回席地閒談笑月過西齋尚未眠

輕衫涼帽恣歡游肯信人生解白頭三十年來如昨日不堪重話舊風流

升堂鼓笥衆闐闐頭角崢嶸意氣眞屈指年年漸銷減登名仕版幾何人

鴈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
看處羨君偏占炳幾先

昔君北上我南還邂逅張家第一灣十載光陰如
夢過爭教鬢髮不成斑

別後相逢意轉深朝回每每共說鄉音于今又作天
涯別不盡平生戀戀心

宦游喜得近家山黃綬銅章晝錦還見說官軍新
得捷磨崖不日紀平蠻

小邑殘民久已疲相濡相呴待生時古人有語君
須記雖是蒲鞭也莫施

一邑安危繫一身登陴撾鼓莫辭頻從來錯節盤
根地方顯才能異衆人

盡心報　國撫流亡莫遣窮鄉黌不彰君看鄰封
黃茂宰也曾從此位黃堂

送友人唐彥宣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
于　朝得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illegible]遽謂之達然於聖人
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鄉[illegible]以事至者

雖無一日雅苟通鄉許同出莫不待以常布之素而況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相交莫逆先父編修公又與其學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人久別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況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十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蓋彥宜之所與者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嶄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為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為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一別鄉園十載強故人相見話偏長臨行無物堪
為贈細寫衷情入短章
平生交友徧寰中不似鄉情分外濃況是通家三
世好肯將秘論窮通
當時父老誰存忠厚年來僅見君君聞說平生多
誼氣鄉邦風俗賴重敦
君來一載即還鄉我獨棲遲過十霜忠孝古來難
兩立須將甘語慰萱堂
君住城東我在西兩家兄弟總相宜想當海上相
迎候正是吾兄憶我時

衡州通守近如何聞道新詩老轉多夕紅日半窗春
醉醒坐臨池水看新鶯
留畊亭上望桐墩一片青山接白雲海內蒼生待
霖雨可能長日自絪縕
陳氏孤孫發苦可憐幼年失怙少無天也應不待旁
人囑骨肉情深自惻然
逢人莫羨玉堂高歲月侵尋已二毛寄語少年諸
後輩及時來奪　御前袍
海南風俗頗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約他年重
結社下田番蛋日相過

送許行簡詩序

柳枝詞本古樂府折楊柳曲說者謂是曲為橫吹胡樂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茲乃其一予竊以為非也嘗觀莊子有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之然則是曲之作其來也遠蓋不止起於漢也然古樂府雖以柳名篇而無取於柳至唐人則專以柳言矣世之別者又往往以折楊柳為贈行之具然則別鄉曲之人為俚俗之言折楊柳之枝歌楊柳之曲豈不足以動離別之情而啓其開口之笑哉予友許行簡瓊世家子也

業樂初其大父率尚岷入覲太宗皇帝嘉之特授本邑世襲知縣行簡以嫡子當嗣其職藩臬大臣起以札　京為忌者所搆未克如意以歸予惜其去無以為別因觀古樂府折楊柳又有月節之辭自正月至閏月皆有所述一年之景備焉乃倣其意遂述行簡所經之地自燕都至瓊城凡十二所為柳枝辭十二章以送之即地起興畧如月節之比借柳為諭一用唐人之辭所以敘交契之舊道契闊之情寓規戒之意發感慨之懷觀者亦有嗑然而笑予者乎詞列于下方

都門

官柳長長拂御街臨岐攀折送郎回丁寧留着青
青眼看取明年又再來

潞灣

東出燕京數十程張家灣上柳風輕已折長條與
郎別更看飛絮送郎行

臨清

衛河流碧繞臨清郎駐仙舟曉入城城裡人家多
種柳柳枝深處每藏鶯

濟寧

濟寧城外柳行頭多少行人到此休休誇濯濯春
楊柳柳葉嬌柔不耐秋

淮安

清江浦上西湖蕭柳滿晴川花滿船川上好賡隨
柳句船頭須惜買花錢

維揚

荒堤無復往年基新柳全非舊日枝世事看來春
一夢眼前得喪又悲

金陵

龍盤虎踞鳳皇臺潮汐晨昏去復來官柳千株江

上水春風青眼為郎開

豫章

一帶江山界楚吳西山飛碧過東湖停舟為問閣前柳曾見滕王歌舞無

庾嶺

馬度庾關春已遲梅梢綴豆柳垂絲綠枝青子應難寄好結長條慰所思

羊城

小市門前尋舊遊太平橋下買鰛舟折柳送行多故友幾人延佇竹欄頭

雷陽

聲雷咫尺是家鄉將到家鄉心轉忙惜別何須折楊柳逢人聊且醉檳榔

瓊城

海角天涯是故鄉到家時節柳應黃郎歸見柳思儂處儂在他鄉正憶郎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

俗有關於天理民彝可以為世教助者漢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重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矯偽之習富有力者往往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共鄙且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令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為衣食資不屑為姦慝事凡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覆歷之地皆鮮有焉今予去家官　禁近

踰十年于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而於下田畨蚕之間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　京者相見之際輒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為予言尤為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愎自賢謂昔人罔聞知而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其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族為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倣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追述吾鄉往

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聶嶕抵家有相過
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
悔者乎或有詆予言為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
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必有所處矣詩列于下

憶昔吾鄉全盛時人人和好不相疑親鄰來往情
無間時節追陪禮不虧老大相逢惟講占交游會
合敢言私近聞風俗徵非舊因爾南帰一問之

憶昔吾鄉全盛時富貧貴賤總相宜田園多少咸
安分門戶高低各自持詞訟不因私忿起科差一
縣官施近來風俗殊非昨惆悵令人有所思

憶昔吾鄉全盛時居民不識使君誰纔興私念頓
中止倍出官錢敢後期禮數粗踈情意好言談醞
眞內心慈相逢無用誇乖巧単竟前人不是痴

憶昔吾鄉全盛時弟兄和樂共怡怡但知父母均
遺體不為妻孥競殖私白首相看能有幾黃金多
積亦奚為思量何似貧家好身後無人爭是非

憶昔吾鄉全盛時每逢時節共遊嬉元宵燈火明
城郭端午龍舟競水湄書語摘爲燈上謎鄉歌揞
射帕中詞只今無復當年盛悵古思鄉重嘆咨

憶昔吾鄉全盛時老翁遊衍後生隨散花蓮社同
攄須掃石榕陰對下碁醲熟甕頭連滓吸騂牸果
下帶駒騎年來文物雖差勝無柰淳風日漸漓
憶昔吾鄉全盛時一家門戶大家持心平那肯虧
天理頭白何曾識憲司不為薄貲昧骨肉忍將遺
體受鞭笞淳風一變嗟何及遞莫渠前誦我詩
憶昔吾鄉全盛時逢人長是動遐思從來天理何
曾泯誰道民風不可移表率政須前輩在匡扶人
賴衆人為知君質實能敦義臨別丁寧重致辭

送錢先生歸榮詩有序

南京吏部侍郎雲間錢先生以
萬壽聖節進 表來 京師年適七十有一因上
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 請陞南京吏部尚書給與 誥命贈其祖
考賜以 璽書俾給驛以歸蓋異數也先生再
上章謝 恩固辭所陞秩繼有 恩典重須以為
歸榮之詔一時翰林諸君咸欣欣然有喜色以為
儒者之榮請於先生頗摘 詔旨歸榮二言以為
先生堂名咸有述作付先生帰寘諸堂間以侈
上恩大哉聖人之言其所關係甚深且火自有史

冊以來上下數千年間人臣之出而仕仕而歸歸
而榮者代不數人間或有之亦皆其人老而自歸
歸而人以為榮未有出自
君上之口顒顒然謂如此而歸歸而為榮者也於
乎先生何以得此於
上哉蓋必其平日忠赤之忱積歷之素有以結於
上心非偶然也先生歸搆屋以　璽書大書歸榮
二字揭諸楣間稽首而仰觀恒如昔人所謂
堯言萬世如見　天威不違咫尺者然則夫先生
自耆而傳之年以至於百年期順之際何者而非
上之所賜其為榮不特為今日之歸則雖異時
歸首丘之後以至於千百世之父子子孫孫尚永
享其榮於無終窮哉濬感先生知愛最深臨別不
能無言謹奉
聖天子歸榮之旨擬先生平生出處大凡為七言
詩十章用附翰林諸君之作之後先生歸老於九
峯三泖之間當夫美具難幷之際游衍歡適之時
時呼童子歌之以為壽庶幾區區愛慕不已之心
寓於音調抑揚之間戀戀之情恒如在左右云
瀟灑白髮老詞臣此日歸榮荷

主恩四十一年經世業歛將回去理田園
玉殿東頭第一班 今朝宰相是大官新銜寫在
文章上留取人間百代看
帰榮兩字是
天言高揭楣間修
帝恩晝日娃晉開 鳳勅時時解說與兒孫
東南名郡古雲間位極人臣僅再看不似先生全
晩節 龍章鳳誥照江干
呶呶謾爾沸虛聲敢保騶虞不殺生不待百年公
論定 九重天意自分明

出使藩邦却贈金謫官海邑惠民深至今遺愛編
成集寫出憂勤一片心
碩學宏才謾自持高文大冊未全施帰閒好展經
綸手頌 德論功荅 聖時
帰去松江海上村坐敦雅俗化比鄰都待
聖主恩榮悉散作九峯三泖春
文如韓柳字鍾王詞翰人間已遍藏自古立言期
不朽從頭葺理舊篇章
臨別依依感故知老來八、、恐九無期他年得遂南
帰頭冀冀高堂拜令儀

送陳秉和南歸詩 有序

余通家弟陳秉和以閩人起貢京師幾二十年于茲 朝廷閔其久而以老也除其名籍放歸故鄉將行來別予于太學遠遊軒余家與秉和同里閈先祖若考皆與秉和祖考交好余兄弟與秉和兄弟尤相親厚予自二十有七歲即離家居 京師今年六十有一矣中間歸家者通計不過四五載平日官居所交與者皆九州四海之人惟秉和以通家弟來相與聚處朝夕過從談論家園往事鄉里耆舊忘其身之在逆旅也今其歸矣予年日老方以虛名為內外所稱許乞骸骨之請未能遂 遂於秉和之去寧能不惻然於心乎嗟夫天地之間地界如許其大其人如許其眾人之於地界不能處處往於生人不能人人識所至之地固有限所識之人亦有數惟於所生之處同里閈之人所生雖有先後長幼而落地即相與也其視彼偶然而邂逅暫合而遽離者豈不有間哉然則予於秉和之去也寧能不動首丘之念而起故鄉飛鳥啁啾躑躅之感哉雖然秉和往矣予不久亦將尾其後而追之也於其行為詩一十五解以寫我懷

抱秉和將歸以報訊我朋儕子弟豫栽花釀酒以
俟我歸若或尚遲遲未歸也歌其詞以想其人庶
幾如或見之乎詩曰萬里家鄉遠六旬年紀高亞
生首丘念此際正忉忉 一解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
欲歸腰懸金釵帶身重不能飛 二解 歸去下田村
弟兄無幾存寄聲唐重器交誼約重敦 三解 學士
庄中景年年趣不同諸公行樂處應念主人翁 四解
瞻玉堂前竹年來幾許長誰知清景布只為別人
凉 五解 見說青山上鬱然成茂林幾時携酒果約
友共登臨 六解 老我思歸切 天恩未肯從幾時

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七解 昔日輪堂地于今學士
庄煩君為料理莫遣放牛羊 八解 曾作野花亭栽花
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為我重經營 九解 佳景層層
出幽花日日開江山如有待專望我歸來 十解 禾
稼年年穗魚蝦日漸多乞身歸去日共飲醉無何
十一解 寄語故鄉儂須敦禮義風繁農惟務本積學在
專攻 十二解 少日同胞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遲
我共乘陰 十三解 見說吾孤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
繼歡幸歎何如 十四解 寄語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
休怙勢似我未官時 十五解 老境難為別那堪送故知

家中凡百事仗汝為扶持 十六韻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學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禀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己而不及用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紀述焉方其壯也尚以他有所觀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筮仕以來即以文字為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柰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

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偲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冤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舉子業爾拒之生曰冤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居　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任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其徒者然詩辭有

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為文法如造內法酒一解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二解至理須靜觀寘心依外慕戀戀憂手毋一步數回顧三解欲任萬鈞重寧見頳而肩急就無鉅功凡

事無不然四解生意暢于春清氣生于夜點鐵可成
金糖霜原是蔗五解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
百車貲寄汝萬斛舟六解悠悠天盡頭勤行一可
徃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七解叮嚀出我口妙契
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八解織錦由寸縷
成山豈一簣譬如農畊田不為旱潦廢九解與其求
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十解采
未來山中波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十一解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暎雲
成霞十二解我心口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六

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慶壽類

壽嚴陵先生七十一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兵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蓋
龍舍甲午天運蓋五紀而踰之又將齊焉者也昔
人謂稀有之年旦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
固已稀矣況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為稀也豈

不充稀乎哉先民其家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
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
下咸有之既彙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
為壽以濟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為
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謂壽者
以其身乎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以
以其名乎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
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 文明
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
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龢休之以元陽茹之以

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
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
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
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
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
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為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
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
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
一見之甫入翰林即拔於衆入中而進于 清嚴
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于華夷功著于遠邇中間雖或暫為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為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耒耄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為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為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再合漓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為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導

者加以深慮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
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
廷為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 耿光沐浴膏
澤醺醲透徹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
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
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矣先生官
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
命年既至乃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壽秋
蓋人〻矣夫以先生一身生長出處皆值夫國
家氣運之盛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
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
於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
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升期嗣子中書舍人
文振乞 吾歸省預求縉紳詩為先生壽而以序
屬潛潛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理有必
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
語文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
盛與夫光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

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
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為先生千
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盖凡
丶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盖無幾矧有
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
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朞
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盖無有初焉者矣蓋夫
歲之數止于百公兩歷一紀即滿其數官之品止
于九公再陟一階即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
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既與之於寅寅之表君
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騈蕃綿遠也如此其厚[redacted]
是何故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
前朝為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
被鄉邑者盖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
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
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居兩京間其得於

家庭告詔𥤮有素也公資禀淳篤樸茂而謹愿於
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
閣老先生出繼祢中即為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
成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
大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貤封之典未
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為篤行君子其厚德懿
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
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
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
聽不衰孫曾滿前受 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興數庸有既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
極雅跂而待也歲己亥十有二月七日初度辰也
太常少卿謝伯寬葷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既成以
序引見屬謹書此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
十有八為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為毋言者一焉是
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
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
於篇什著厥有自我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

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
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干　朝之公
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為先生壽且及其母
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粹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
以厲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
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
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
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
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與當夫懸弧之旦賓親
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醹殽核維嘉俎豆既碩且
庶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
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
舉觴為壽安知其無効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
左傳所載者乎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
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觴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
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耇鮐背之章或詠令妻壽
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率度驩忻交通
其樂為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
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

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
顧惟克家顯官之子獨不與焉寧能不感于心然
而 命服之輝煌 天詔之褒嘉瑰辭麗句之祝
讃揄揚誰所致歟觀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
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 京
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歟先生以詩學傳
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為説以冠諸作
者之端以為先生千百歲壽

壽游太輝七十歲詩序

人生以百歲為期七十者古以為希年此禮所謂
老而傳之時孔子自言從心不踰矩之域人生而
年至此為人子而得其親年至於此豈非可喜可
慶者哉豐城游君太輝以其子邦貞官太學不遠
數千里來 京師視之時春秋適七十陽生之月
十有九日其初度辰也凡與邦貞聯官者咸賦詩
以祝其七十之壽虚首簡俾予序予聞游氏豐城
儒家予素所交好者福建提學憲副大昇開爽而
明敏今來太學又識邦貞篤實而詳雅意其必有
賢父兄也今觀諸君之詩所以為太輝壽者言其

德則有純謹和厚之稱言其學則有讀書尚禮之譽敎形於其家德薰於其鄉世所謂善人君子者非邪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基太輝其所以致壽考者其在茲歟雖然家有壽父鄉有耆儁是固一家一鄉之祥然積家而鄉積鄉而邦合家邦而天下皤皤黃髮鮐背而兒齒者在在而有非世躋仁壽之域何以臻茲游君之生也當仁壽之世出詩書之家居文獻之邦而又有子以亢其宗顓于時内焉而居師氏之職外焉而膺邑大夫之任道不行于躬而行之於其子身在乎閭里而名聞於天下使一世之人稱為善人君子德則有矣名則有矣而又年登七袠有其壽焉由是而躋夫八十九十之耄百年之期可馴致也海宇熙熙家庭怡怡優游而紆徐和樂而恬愉於是之時殆將有為人瑞之頌者以聞之　九重之上豈直為一家一鄉之祥而已哉則其可喜可慶者又不但若今日諸君之所歌詠者而已於是乎書以俟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虛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酡顏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為聲名利祿之所役盖延陵

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
翼開十又二次是為初度之辰泝其懸弧之始至
是盖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賔衣綉持
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温然之
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氷清粹可想見也門楣
之光發為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瑶華來自劒江問
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為翁壽觴之侑
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
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焰于丁是為老人維
東有峯時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立
玄河如帶是為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耶其
地之丈人峯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
彩鮮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
意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
佞請以是二者為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
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豊城之井塘又自
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
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封中書舍人西昌王君序缺

壽古藤兩傳先生詩序

古藤兩傅先生伯曰肇本以經學發身為茶陵文學既而歸老其鄉講學授徒仲曰肇吉學成而不試嘗游江湖間既而倦游家居服勤田畝藤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肇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則曰傅肇吉云先是十數年縉紳先生有題其所居之堂曰壽寧者蓋以壽考期之也至是歲己丑肇本春秋七十肇吉六十又一年至七十古人所稀而六十則古所謂三壽之下者也堂之義至是乎驗矣肇吉子鑑發廣右解待試　京師先期求詩文將寓歸以為二父壽特以序見屬予雖

人之大倫有五而生之期止於百父之生子夫之配妻其最早者率以二十為期幸而遂其偕老終養之願者不過五六十年若夫君臣朋友以義而合或蚤或暮或久或速尤有不可必者然擧其最久者亦僅四十年而已惟兄與弟自親生膝下相去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自孩提以至髫齓以至弱冠相與講習既壯而有室強而出仕其間雖不能無分合然通計其始終多者乃至八九十年之久故五倫之中最長久者莫如兄弟苟情意周浹趨向相同豈非人生之至樂也哉今傅氏伯仲一

仕一隱始而同中而分終而復合白首周旋友愛
深至黄髮鮐背不爽乎孩提髫齓之時袟襏追隨
無異乎竹馬嬉遊之日噫何樂知之樂則心舒泰
而體安適自然疢疾不作外物不干可以保其天
和全其天真而壽考無疆矣或曰鑑之二父俱當
喜懼之年朝夕奉養猶恐其有所不及顧乃以功
名之故違去萬里之遠且又值卿邦多事之秋吾
知兩翁者雖適友愛之願無乃缺慈孝之情乎噫
彼蓋以世俗之心度兩翁也抑孰知其所志之大
有出於常情之外者乎異時鑑名成德立荷 國
家之寵榮增重宗祊光輝邑里則兩翁之志遂矣
其志既遂其樂愈深則其壽益長也或者唯唯而
去遂書以為壽古藤兩傳先生詩序

壽安成戴蘭隣序

安成有隱君子曰蘭隣翁明年春秋八十矣先期
其姻國子助教劉先生文以書抵 京師求予文
為公八十歲壽予得書方求翁之所以致壽者而
未之得莫知所命辭也適翁之從子壻祠祭郎彭
君彥充亦以為言且以其所作見示而披誦再三
嘆曰翁之所以致壽者有由然哉翁天資近道保

養厚而撰履謹與物若無競而實確然有守其為人也正是宜壽事其父古愚先生色養不違方其謫戍之際在遠也如邇及其百歲之後既亡也如存其為子也孝是宜壽友於兄弟其初也既書柳氏訓戒之辭以示後其後也又以薛氏析居之事以自勉其為兄也友是宜壽古廉祭酒致政家居既貧且病翁朝夕過從問安視疾無異貴顯之時其於師友也誼是宜壽凡此數行在天謂之善道在人謂之懿德揔而歸之皆可謂仁也仁而有諸己是之謂賢賢者天所佑神所庇此其所以年至耄耋而視聽不衰安樂恬愉以享有多福也歟雖然古稱上壽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翁之仁如此其厚吾知其壽至中不能止也而所謂百二十歲之上壽容或有焉於是之時安成多文學顯宦之士必有為翁獻人瑞之頌上上壽之章者予雖不敏尚當執筆以從其後翁名某[redacted]別號蘭隣唐詩人叔倫之裔云

壽蘇文靖六十詩序

鄉進士古藤蘇昌以廣右首薦試春官累得校官輒辭弗就卒業太學以待再試將以遂其遠大之

志時其尊府文靖翁家[illegible]居恙明年歲舍己卯其春
秋適六十又二二月九日其初度也顧以山川脩
阻弗克稱觴膝下為歎先期于朝士大夫賦為歌
詩將馳歸以為翁壽間以序見屬夫親之所以望
其子者欲其仕而顯子之所以願其親者欲其壽
而康致壽康有道在乎樂其心樂親心有道在乎
立已志昌黎韓氏有言子在親側無離憂其心不
樂子在京師有離憂[redacted]其心樂為人子者誠使其
學成志得名立仕顯以遂吾親之所期望則其心
無有不樂者矣樂則安安則久久則明暢純和萬

物不能干其中六氣不能淫其外可以保其天年
而享夫期頤之壽矣然壽原於樂樂生於心所以
動盪其心而發舒其樂者則又在乎樂焉詩也者
樂之成章者也聖人因人聲之自然制為清濁之
節奏所以流通人之精神宣導人之湮鬱以樂夫
人之心心樂者其神怡神怡則性定性定則氣固
氣固則長生久視凌三光而不凋後天地而不老
矣詩之有以樂人心而益人壽也如此哉嫻靖翁
高蹈遠引恬淡簡靜而昌又以妙年登高科顯庸
可計日待其心之樂不待問而知也雖有離憂烏

足以介意哉茲當换甲之年初度之辰又得諸公之詩馳歸以侑壽觴誦要妙之詞暢喜樂之懷其樂而至於安安而至於久久而至於壽考也可幾矣於是乎序天順元年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盖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来所希正蒙莊氏所

謂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况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矣同邑廣西參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與二公皆同年進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予年三十四轉眼之間三十有五年矣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佚之期而自佚今家居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四思

冕旒臨軒奉

揚　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八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人者得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爲吾榜中人殿不爲不幸也然公久歸故鄉希仁官外藩予不出國門老

朝著間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京得與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五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壽海虞周君時望六十歲序

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得其理氣以生得其理而全之則為德行得其氣而保之則為壽考全之而無所虧保之而無所戕則理氣完而天地之體以具可以盡天年而不忝其名於天地間矣封行人司副海虞周君時望勲部郎中周木近仁之尊甫也近仁自幼有志欲為聖賢之學歲乙未登進士第以門生禮來見自是過從日密禮意勤渠久而益不懈每見則其斈日以進意其必有得於家庭之訓也近其同鄉友劉俶求予文以為周君六十

歲之賀且曰君醇德懿行名重鄉邦其降誕之歲
前蒼龍含胥維作噩距今著雍涒灘歲陽五周天
矣今攝提貞于如月日相望其初度辰也敢干先
生一言寓歸至日以為周君壽嗟夫言語豈壽人
之具哉人之壽雖係乎天而亦始不由乎人壽之
以虛言孰若勉之以實行而真可以得壽哉程子
有言脩養之所以引年常人之至於聖賢工夫到
此則有此應君今茲僅下壽適邁伯玉行年六十
而化之日過其知非之年僅六十有六甲子其至
于衛武公作抑詩之年也猶三十又三春秋焉豈

得為老哉若當益壯况猶未底耄耋之年烏可不
勉以副上天之所生哉經不云乎敬其父則子悅
敬之以虛禮尚足以悅其子况勉其父以聖賢之
道而期其成德蹈行以底於壽考之域也哉則其
子所以驩忻暢快於心者宜何如也然則所以勉
之者亦何孔子曰仁者壽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
壽儒以理言醫以氣言克己復礼執事敬與人忠
以全天之理則陽明勝而陰慝不行天德有常矣
懲忿窒慾慎言語節飲食以保天之氣則陰質滋
而陽道以暢天和不伐矣於是乎全而歸之順以

寧爲則洪範所叙五福一曰壽者可癸也已請以是爲君勉勉之所以壽之也雖然此特一身之壽爾止於百年之間若夫壽親之名於千萬年之久而使之長留天地間則又在其子之克肖者立身揚名以顯之

壽李文質八十序

元氣流行天地間於世爲氣運於物爲氣類然必氣運昌而後氣類盛不偶然也我 國家開天啓運其氣運之昌自三代以還所僅見者故其氣類之盛亦三代以還所未有者焉而人也尤得氣之先爲衆類之首往往體貌俊偉壽年綿永無有所謂夭閼札瘥之患而近在 華轂之下日月照臨所先及者尤盛於其他若今錦衣衛隊長李文質其一人也文質名彬蜀之重慶大足人洪武初以佗佗勇力選備宿衛爲 國虎賁者四十年今生子五人忠代其役免以功陞錦衣百戶餘皆克世其家文質爲人忠厚謹愿少有過舉家既饒裕子孫衆多今年壽躋八十康吉強健視聽不衰恒如少壯時然所謂際氣運之昌得之最先且近者文質非其人耶嗟夫植物之於春陽得之先者發必

茂土壤之於河海接之近者沃沃必厚發之茂也故
能傲雪霜以歷歲年之久沃之厚也故能賡沾溉
以致生育之盛此理也亦氣也人之生也何以異
此彼夫生叔世丁氣運之衰處遐陬去照臨之遠
視此萬萬不侔矣若文質者亦可謂遭其時得其
地也哉方今
聖朝以孝治天下尤重養老之禮
八十者賜以肉帛百年者榮以冠帶肉帛之賜文
質既拜
恩矣冠帶之榮尚其及之哉茲因其之
請謹書此以畀之且以俟焉

慶馮宗器五十歲序

貞松生長山大壑之中凌空霜[illegible]而後凋閱歲時而
獨老者托根得其地也而人亦然人也丁　盛明
之時生豐樂之地而又出自詩禮仁厚之族往往
多壽考其亦猶長山大壑之松矣乎夫所謂壽者
必至耄耋之年然後見之而其徵則已預定於五
十而艾之時蓋人至五十始衰五十而不衰則其
壽考也必矣于湖馮君宗器韓林孔目廷器之兄
也今春秋五十矣而其神完氣充骸節固而筋骨
強不減少壯時然所謂壽徵者非邪所以然者君
世居姑孰之于湖去　京師百里而近地膏腴而

入和易田無租賦繇役不繁而君之家素以貲雄邑中至君又遍游江湖居天下奇貨累家道日益饒裕用以資其弟廷器就明師交良朋講習經史習為文辭以希世取寵祿其後果能以三禮得雋京闈分教百里地進官

禁林一時搢紳著名籍甚凡朝之

公卿大夫有揆部南畿及道其邑者莫不過其家待君以賓禮分庭相抗鄉人歆羨以為榮觀益相敬慕君内無衣食之累外無公私之擾而又有子有孫怡然滿前與夫宗族鄉黨父老子弟亦皆心相得而無意忌之者君於是益得以展布其肢體快適其心志舒暢其性情其樂為何如哉樂斯安安斯久久斯壽自然之理也朝之縉紳大夫與廷器交好者以君初度在邇先期求之文俾廷器寓辭以為君壽予姑以其壽考之徵告之若夫享耄耋期頤之壽予尚泚筆以為他日慶云

壽古横張師禹詩序

愛其人則必歆其壽非徒存於心[redacted]且形於言非徒形於言又協於律呂諧之聲歌以致其祝頌期望之意然又不徒一已然也則又資於人凡夫薦紳大夫號能言者必假其言以寫吾意以暢厥聲

其篤於友誼而愛之深何如也尚書禮部主事古
横欒君宗堯以其友雲間張君師禹之六十又一
也既為詩慶之而又博求諸薦紳之名能詩者得
詩凡若干首將寓歸以為師禹壽問以屬予序且
曰師禹幼業儒有志用世而不偶不遂推其用於醫
以濟夫吾州之人吾州之人凡有疾痛必趍其門
慈父所以保其子孝子所以養其親咸賴之以為
命嘗納粟以助邊得七品官階蓋儒而醫隱而仕
者也其所存所行決不辱予言幸為我一言以弁
諸作者之首嗟乎允如君言則師禹之為人生不

徒生矣生而有益於人為不徒生生而不徒生雖
與天壤俱弊可也耄耋期頤之壽曾何足云雖然
師禹以一介布衣生遐遠窮僻之處僅得一階而
無官守尚能推所得以濟夫一州之人使一州之
人皆得以全其天年而無夭閼困苦之患則君之
祝頌其壽非徒以壽其一身蓋將以壽夫一州之
人也彼哉受　君命以師長父母乎民顧乃視夫
人之疾苦藐連漠然若不相干以致夫人痡痡然
以扣疾視嗷嗷然以相慼慼惟恐其去世之不遄
也况望其愛於心而形於言以致其祝頌朔望之

意如此哉予於樂君之壽師禹亦有感焉故不辭而為之序

壽嘉定范宗嘗詩序

歲在強圉赤奮若嘉定處士范君宗常距其生時歷三百十二甲子矣日躔壽星之次哉生魄其初度也其子純奉進士居 京師四於稱觴深以為歉先期遍干縉紳大夫賦詩以祝其壽得若干篇乃以序見屬夫天下之物可欲者皆可力致莫之致者惟天而已矣壽出於天固非人力所能致又豈聲音言語所可祝願哉而仁人孝子必惓惓焉者發其親之至情也不徒祝之而必徵諸詩人之言者情之至不能自已也而縉紳大夫亦且嘆咏永歌之不已者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於乎諸作備矣予尚奚言哉先是歲丙子純領京闈薦書適以是日來歸時庭前菊盛開中有一本並蒂二花君觴客賞焉客咸以為瑞且曰古人啖飲菊泉而壽者此君壽考之徵也又曰物以特異為祥祥不虛生此進士甲科之兆也不然何以不先不後於是年是日耶今年春純果登進士第嗟夫甲科之兆既驗之矣壽考之徵獨不可必歟予聞永樂初

少保黄文簡公宗豫正一堂砌宇前亦有並菊之
瑞一時鳴儒碩士爭賦詩謳之其後果位登台輔
壽躋八袠迨致政家居之時其尊府恩恭先生尚
康強無恙一門父子厖眉皓髮朱衣象簡照耀里
閭至今人以為美談異時君家父子得無近似之
不然何瑞應之先見不殊也如此哉既驗其往安
知其将來之不驗歟謹書此以俟者夫祝頌之詞
顒望之意見於篇什者　小贅是歳之秋八月吉
日

壽張廷紳六十歳　序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盖必有體天地之
大徳者居
聖人大寶之位舉一世而煦嫗之延歷至於數十
百年之久使之咸在乎和風甘雨之中薰醲漸漬
以沐浴乎膏澤饜飫乎道德是以當世之人未嘗
有憂未嘗有懼未嘗有　熙熙熙然恬恬然
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忘其身之為老也是之謂仁
壽之世十〻斯世而域於仁壽之區玆非大幸歟
錢塘有張其氏字廷紳者生於宣徳丙午十千十
二支相乘周於六十明年己巳仲春二十有八日

其初度辰也其子敎以商游京師縉紳間託太醫院判劉景復求予言將持歸其鄉至日以為其父壽慈之祝廷紳生當 皇明熙洽之時居古杭清華之地而世以貲雄其鄉又能仁以存心孝以事親和以處衆間或出以商游而志不在於利所至能交結其賢豪利濟其困窮庶幾有仁者之心焉古稱仁者壽則是廷紳之壽蓋自禀賦之初脩為之際已素有之固無待於人祝之而後延之也而其子必歆祝之者其心即廷紳愛其父母之心也不徒祝之而又必假夫公卿儒碩之言以代之以孝子愛親無已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夫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矧張氏父子其生世也在於聖天子仁壽之域中在其父者仁之所存固有得壽之理在其子者孝之所感亦當得壽之報廷紳今茲僅六十爾六十下壽也自茲以往若夫八十之中壽百年之期頤皆可馴至也樂湖山之勝享子孫之奉身無恙而心無憂康健安閒怡愉舒今居仁壽之聖世而長為仁壽之逸民豈非人生宇宙間大幸大幸者歟

瓊臺類稿卷之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七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慶壽類下

金仙慶壽圖詩序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居清寧宮享九重之孝養以至仁大德儀範萬國爲天下大母爰有母氏存焉曰太夫人高氏乃　誥贈太傅追封寧國公諡榮靖周公之繼室大母之如母也粵自沙麓之祥既應夢日之兆已形所以成河洲之淑德而醼

嬀汭之大禮者太夫人有焉今弘治七年歲次甲
寅原夫太夫設帨之辰遡其年蒼龍集于昭陽大
荒落歲次一宮行天而周凡十二而過之計其月
攝提正于孟陬以終底于李涂其為躔次也九百
六十計其日十干十二子相配以為日辰其為甲
子也四百八十由茲而往至于期頤之年也僅百
二十甲子焉爾賢矣哉
帝室之至親盛矣哉
皇朝之人瑞古今蓋罕有其儷也夫宇宙間有大
福祉太上曰壽其次曰貴壽有三上壽百二十[illegible]

壽八十下壽六十貴有五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illegible]
子男[illegible]一位太夫人生丁 國家承平[illegible]之[illegible]
居 京師聲明文物之地出自鼎族[illegible]
姻
皇家為肺腑之親[illegible]下[illegible]屆中壽且又[illegible]
康神閑而定心志清明視聽不衰由茲而[illegible]
二十歲之上壽可企也身為上公之配家嗣封[illegible]
仲子封伯其餘子孫咸享有爵祿之榮蓋視古子
男也一身而三壽全一門而九爵備若川珪組蟬
聯出則冠[illegible]相望有[illegible]第以為之居有[illegible]地以為

之食太夫人以耆老至之年康樂之身從容北側坐享富貴華此燗者與朝中之金紫列方丈者皆上方之珍羞其隆恩盛福有如此者非有大德至行者不能一朝居也況長年永享哉太夫人今年壽開八袠八月二十八日其初度辰也太夫人具命服據正席坐中堂慶雲侯偕其弟長寧伯率其弟若子及諸孫曾冢婦率諸婦及女之在室者歸寧之女及倩若甥及中表子姪鴈行以次稱觴上壽既而中外貴游遠近名勝按常年故事咸來趨賀盛筵弘張法樂大振八文武衣冠畢集水陸品物畢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詩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國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再合漓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涵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為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

者加以深慮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
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明廷
為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
耿光沐浴膏澤醲釀透徹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
聞日大至於書畫未藝亦能以餘力及之一時聲
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
先生矣先生官 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
命年既至乃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癸

盖八十矣夫以先生一身生長出處皆值夫 國
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
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始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
於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
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
文振元告歸省預求縉紳詩為先生壽而以序屬
濟濟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理有必然
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頌亦非區區言語
文字所能祝頌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
與夫先生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

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為先生千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於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期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

有以發揮之耳義之意其在此乎於其世父也推心操如此於其父也可知義亦可謂能篤於推孝者矣雖然君之所以致此者抑亦有由矣予聞君之人為天性孝友讀書而好禮樂善而好施治家有公綽之厳居鄉有王烈之公至於延師教子尤惓惓焉則所以來諸公之詠而致是名固非過情之譽無稽之言也殆將由是而壽其名於千萬歲而無窮耶區區百年之壽非所論也詩成裝潢既成介其友林用清求序於予因書此以弁其端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工作以壽其尊甫寺副公暨母孺人也中堂並坐者公與孺人也席前列拜舉觴者其諸子及婦也左右侍立各有所執者其群從率諸僮隸也循門徑而趨勢將入以賀者其鄉邦之族姻交友也惟恒也爲官守所羈弗得偕諸弟昆稱觴膝下此圖所以作也圖既成凡與克常交游者作詩祝頌之克常既綴圖之下方虛其上屬予序公於予有同　朝之好又常命恒從予游序之作不容辭易不云乎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所謂人道之大綱也人莫不有夫婦而

偕老者爲希人莫不有父母而具慶者爲難在乎者得其父母之具慶則在父母者得其夫婦之偕老矣二老者龐眉皓首錦袍珠翟照映乎一堂之上以享有子婦孫曾之奉既而姻親畢來交游騈集酒醴既醇殽核維嘉觥籌交作既醉且飽禮備而情洽其爲樂也孰尚焉矧嘗仕　中朝膺顯爵司天下之平得以推其平日所學以濟斯人者乎矧嘗荷　國恩推封厥考妣以榮名顯秩而厥配亦有貤封之榮者乎矧又以未至之年休致而歸得以優游田里遂其某山某水我游我釣之樂者

乎矧又有子朝夕　禁近秉翰以侍
天子清閒之燕名位駸駸以起者乎若是者皆人
情之所願欲而不可一得者也而公家兼而有之
豈非人生之至樂至樂也哉是歲公年八十孺人
六十又六六月廿又七日屆公懸弧之旦至于嘉
平月望後一日又孺人設帨之辰也克常先期寓
此圖并詩以歸俾其兄若弟至期前後而獻焉吾
知公於斯時目斯圖之華麗耳是詩之温雅顧語
孺人以其子孝愛之故將必悠然于心暢然于懷
而有不容已之樂哉樂斯斯安安斯久吾知孺人之
壽將由下而中中而公之壽亦由中而上可必矣夫
然則恒之身雖不在家庭樽俎之間而其心固已
洋溢乎形容言語之外矣於是乎序

宜山馮氏雙壽圖詩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親之於子其德之大蓋不翅天
地也天賦其生生之德於人人得之以傳之於其
子人之所具無非天者子之所有無非親者欲報
其德舉凡所具而有者皆不足以稱之是故古者
仁人孝子之欲報其所生也必本其所得於天以
生生者冀其悠久而綿長既存諸心又形於言言

不足而嗟嘆咏之無已不曰萬壽則曰壽考萬年
酌之酒曰以介眉壽嘏之辭曰眉壽永年非徒以
是施諸吾之所生而於吾之所親厚者之所生亦
推此心以為之祝頌焉乃者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德分遣　廷臣審慮天下
滯獄而尚書刑部郎中宜山馮君仕彥奉　命來
東廣兩廣接壤距其家居伊邇適其尊府封主事
公春秋年七月有一毋何安人春秋六十有一盖
七十為古稀之年六十加一則換甲之歲也四月
十有四日乃何安人岳悅之辰東廣藩臬諸公既
系賦詩馳献以為壽七月七日又封主事公懸弧
之日凡廣城大夫士僑游家居者相率繪圖賦詩
併以壽焉裝潢成軸持至瓊時憲副涂君伯輔與
君同年謂予宜為序予惟　君之此行奉　上命以
代行天道者也天假其便因得以覲其親焉昔韓
綜之父詬其子不能詳知疑獄雋不疑之母喜其
子多所平反今君按事而暫歸故鄉也玉節煇煌
錦衣絢爛捧觴稱壽之際歆諸公之詩以侑之二
親於此必有所問焉予知其無綜之不能詳有不
疑之多所平反其親無韓父之詬而有雋母之喜

可知矣以為悅親之具具以此為壽觴之侑父子之心驩欣交通其喜慶為如何哉予嘗因是而推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天子寛宥之心天地之心臣子體

君心而致之民使夫〻民之鰥愁困苦不可以生者一旦勃勃然復生而享有生之樂是心也即天所以生物之心人所以為人之心君所以育民之心父所以生子之心臣子所以愛君之心惟此心以上契

君心妙合天心又會其元於吾親生我之心心即仁也仁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孔子曰仁者壽延之於上則為周雅之萬壽歛之於家則為魯頌之壽母廣之於天下則為漢吏之仁壽何者而非好生之德之所推哉噫詩有大而非迂敢以是而序諸作者之首

関中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掌銀臺事少司空謝公伯寛命工繪以為同寅通政王君傳之親之壽也圖成自太宰王公以下為之賦詩凡二十有四章嗟乎福莫先於壽壽至七十古人所希人生而得夫婦偕老焉為人子而得其父母具慶焉一之已罕況伉儷之無

得嚴慈之並享在於一時也哉是宜諸公壽通政君之二親不惟寫之以圖而又詠之以詩也王氏関中鼎族世以詩禮承相廷用先生以儒科發身教人為良師治邑為循吏入職憲臺為名御史守大郡為良二千石所至有聲年未至致其事以家居餘十年于茲矣今春秋七十有三夫人鞏氏以名家子来嬪王宗隨先生所至克成內相之功上承下御咸得其宜晚歲偕先生歸老故鄉享有田園之樂子孫之奉初以先生貴封孺人進封恭人今年六十有八通政君以家學登進士第遷屬憲官擢貳銀臺久遠定省請告西歸一時公卿大夫咸賦詩以榮之而謝公以同寅之好倡爲此圖以冠其端題之曰雙壽付通政君持歸以爲先生暨夫人壽予通政君春闈座主也索言以為之引予惟君子偕老詩人為之載歌父母俱存大賢以為一樂先生生當承平之時[illegible]歷中外名成身退而又有克家之子以承其世業衍其餘澤一旦奉九重恩命白晝錦衣榮歸故鄉二老者燕坐高堂之上子姓滿前親朋畢集肴核維嘉觥籌交錯通政君捧圖獻詩上二親以千百歲壽使凡金斗以

西終南太華之間凡為人父母者莫不曰幸哉有子如此為人子者莫不曰人生何幸而有父母如此口其詩者歌詠讚之無已目其圖者誇詡傳播之無窮則其所以壽之者豈但一時之榮一家之樂而已哉

序椿桂圖詩壽封編脩王公

椿桂圖者吳中士大夫繪以壽

勑封翰林編脩王公朝用也公以永樂己亥生弘治戊申是惟戴記七十曰老而傳之時魯論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歲唐詩人生古來稀之期也攝提貞於相月蓂生十莢乃皇覽揆其初度之辰一時士夫賦詩以侑茲圖獻之王公以寓慶樂之意嗟乎天地間生物亦云多矣植物其一也而植物中又有非一類焉者而獨有取於椿桂二物者豈非祖昔人所以贈燕山竇氏若乎椿之言昉見於蒙莊氏所謂上古以八千歲為椿者是天地間物之适者莫壽焉桂之為物著於騷經取以方人則肇於晉人郄詵桂林一枝之對而唐杜甫詩又有禮闈擢桂之句世因以為人登科之喻安樂老人即是比興以喻竇氏父子厥有自哉昔禹鈞歷官八

州終内遷而休致今君初宰百里晩堂　封而家居禹鈞有子五人今君之五子森然玉立數亦如之畧相似矧公初開七袠其如古人所謂下壽者已踰十年其距中壽也僅十年上壽也僅三十年所謂萬六千歲為春秋固無此理然仁者必静静者必壽其居禹鈞八十二齡之中壽又或過之而躋於上壽有必然者矣諸子詵詵苞德馨而敷文華固本於世德之所鍾亦何莫而非義方之所教哉君之冢子侍講濟之發觧京闈魁天下入對大廷擢第三名歷史館而晉陟　講筵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騤騤大用于知其與竇氏之儀之儼庶幾無愧也已其餘又皆秀頴英發志趣不凡安知不有如偁如侃如僖有哉是則可慶樂也夫人之至樂莫如身之壽康家之大慶莫如子之賢孝壽而康則諸福可享賢而孝則世澤以延夫然非獨用以壽其身於百年則夫百世承傳之脉將由是而壽之於千百年而無終窮哉此吳中士大夫寫圖賦詩之意也侍講于主會試所取士也有斯文之契故不辭而序之

序瑤池春曉圖詩慶於母太宜人

工部郎中古杭於君拜 命為廣東參議時君母
誥封太宜人迎養 京師將奉之官今年適壽七
十秋八月二十日其初度辰也計道所程當以是
日抵杭城之家居啓華筵會親鄰以慶七十之壽
臨行凡與父交游者命工繪圖題之曰瑤池春曉
各賦五七言詩若干首裝潢成軸畀公持歸至日
以祝太宜人壽公以予廣人也自携其圖若詩見
示屬一言以冠諸公之作予閣筆也久矣以公意
懇切且為親故不得已勉為之言夫人所甚欲莫
大於壽尤莫大於親之壽也古人謂稱人善必本
其父凡為厚之至則夫祝人之壽而上及其所生
之親豈非尤厚歟壽之言見於載籍者始於書而
詳於詩三百五篇之中言其壽者凡三十有八皆
為君父言者也為母言者僅一焉魯頌閟宮篇所
謂壽母者是也然凡詩所言往往散見於章句之
間未有顓顓特成篇什者也至唐人詩始有之然
猶未多見也宋元之世乃益盛焉今世則駢言儷
句連篇累牘所以夸張而頌望之者無所不至矣
此亦可以驗 聖治和平之極天下之人樂相生
喜相聚相保愛相期望驩忻慶幸欲久生於天地

之間以共享太平之福叔季之世有此哉矧太宜人生東南繁華之地當國家熙洽之運享有祿養疊荷恩封今又見其子大有成就受聖天子命為方岳佐天假其便紆金曳朱光榮故鄉而適際太宜人古稀之年始誕之辰久別而歸姻親交游畢來胥慶太宜人錦衣珠翟鶴髮酡顏據席中坐而亞參公率諸子姓捧觴上壽以次及于姻親酒醴維醹殽核維嘉禮備而情洽不徒榮而且樂焉是亦諸公寫之丹青而擬諸仙家之景寄之篇章而極其祝頌之辭既以為太宜人壽又以為亞參公壽觴之侑也噫為人親而見其子之顯榮如此為人子而得其親之壽康如此豈非世間大樂事哉人生所甚欲哉是為序

慶五羊張公夫婦七袠序

年至七十古人以為稀而偕老者尤稀焉夫在已則為偕老在子則為之具慶人生而得此為人子而得其親如此豈非大幸哉豈不可深喜哉羊城張君士傑以環衛參謀引年家居與其配區孺人並德儷美偕老於鄉今歲舍戊子公年七十四而孺人七十一矣時其子泰以甲科進士擢令于閩

將之任念二親在堂並踰古稀之年九月二十九日適公初度辰也顧縻于職弗克稱觴膝下乃遍干縉紳大夫士詩文以邀祝之謂予鄉人也特以序見屬予惟人生雖以百歲為期然而至七十者蓋無幾也舉世且稀而況於一邑一鄉也哉又況於一家伉儷也哉一家之中容或有之然未必身通朝籍而受封敕也子登甲科而位通顯也能如是者尤為稀有稀有而有之其為幸益大其為喜愈深然則凡與其子交游者得不洋洋然動其心欣欣然見于色咏歎然以鼓弄其喉吻也哉此慶壽之詩所以作也雖然詩本性情情有七而喜為之首所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者也以此之天觴被之天精神於是乎行血氣於是乎和平筋骸於是乎堅凝自然疢疾不生耳目聰明天宇泰寧靈臺廓清不必轉仙丹運河車自可返八公之形致喬松之齡矣詩凡若干首皆泰之同年進士及其鄉人所作也泰得詩書于帛將寓歸以為公壽予想當公懸弧之日賓筵既秩子孫羅拜親姻畢至觥籌交錯公於此時展誦諸君子之詩而亦將有味於予言矣乎味予言而有當於其心顧以語

諸區孺人吾知其喜動於中樂形於外而二老者
盐致夫壽考之徵也必矣於是乎書于群玉之首

壽周太夫人宋氏七十詩序

世有賢母為　國毓才以資　國家之用則
上天必錫之以非常之福俾得以膺榮名享厚禄
盡人間之所有而兼得之其福之悠久而慱厚者
尤莫大於壽也故拙逸先生鴻臚寺卿安陽周公
之配曰太夫人宋氏名德之裔作配高賢壼儀陰
教為女中師乃生六子均有賢稱其中白眉者曰
晟橫金冠豸執法憲臺曰景腰玉珥貂聯姻
帝室昌則橫經以二邑教冑則擢秀以冠鄉闈若
昪若昱則又闕德于躬榮被冠紳顯者足以華
國隱者足以潤鄉華萼聯輝珪組照映萃乎一門
之中為　朝野之所歆豔原其所自皆太夫人一
德之所毓也噫一何盛哉乃今歲在柔兆涒灘月
臨于玄重九前二日太夫人初度辰也距其肇生
青龍強圉大淵獻十干十二子相配周而又踰成
數焉是惟古人所謂希有之年一時名卿賢士大
夫覩茲盛美爭為詩歌以致其祝頌之意都尉君
既稡為一其僚亞樊君以予於廉憲君交好也屬

以序言夫坤道以成乾爲德其功之大者在生物婦德以相夫爲賢其功之大者在似續綿世澤以衍百世之祀非獨有功於宗祊毓人才以資一世之用其實有功於 國祚夫然則其受綸綍之榮被冠服之華又生天地之間以享有子孫之奉益隆
上天之孚祐載荷
明廷之寵恩克備世間之全福以極夫生人之上壽者非幸也宜也是宜諸公詠嘆之稱頌之祝願之如此其至予也辱〻兄知於拙逸先生又與廉憲虞以爲孺人壽尚徵予此言以爲他日之張本而孫之子若孫尚其珥載而襲什之以爲王門盛事於悠久

慶范母方孺人七十歲詩序

聖天子嗣登寶位詔脩 憲廟實録選文學之臣分行天下採事實而吏部勸政進士范珥文潤往福建濱行過予辭焉謂曰珥母今年七十十二月八日其初度辰也珥自遠覲側卒業太學暨登甲科今六年矣方捨鉛槧之習從事吏政以希升斗之禄意非歷數寒暑不得覲慈顔也不謂有今茲

之行得以順道還鄉告祀先壟又當老母古稀之
年届其誕辰率子姓親姻稱觴上壽豈非天假以
便哉一時　朝之大夫士咸賦詩以榮幸之且寓
祝頌之意將持歸至日以為壽觴之侑先生於先
父有夙契平初上京時曾受命老母俾造謁以求
教叨在諸生之列敢干一言以弁諸作者之首非
獨老母歡慶於當時而先公亦知感於地下矣予
疇昔避逅浮梁范君廷彥以公入逆旅中同車北上赴
禮部試一見之頃即如平生驩自是締交情誼日
密君不幸不得一命齎志以歿其子頒鄉書來京以

故人子見試得校官不屑就試卒業太學時予主教
席屢試居高等固已知其必為遠到之器至是果登
進士第有子如此君不死矣天予於范氏父子間蕪
有師友之誼序詩之文肅得辭乎矧吾平生故人
窮經績文將以大用于時然學成而不見用德積
而不克施而其抗儼能即其遺書以教其諸孤使
績成其志於既沒二十餘年之後年至七旬果見
其子對大廷通　朝籍聯書其夫婦之名於　恩
榮之録刊布天下君平生所立之志所欲為之事
不克成者皆將有以成之矣不惟子成其名而夫

之名亦賴是以大著焉今又奉
天子命拜　先皇遺事於鄰封得以過家祀先壽
母崇幸莫大焉即此以壽之予知其心暢神怡氣
體舒泰百憂不嬰其心百疾不生其身而壽考且
寧矣雖然此特所以壽其身而又有所以壽其名
者在焉異時予登華陟要建功立業受　朝家貤
封之命制詞褒嘉命服蒙被荷　恩於一時揚名
于後世邦家有光竹帛是垂其斯謂壽其名乎玶
其勉之稱觴之際宜歌諸公之詩以侑而告以予
斯言

以著其象於璇空之上人之體坤德而循陰教者
獨無應之者乎世之稱人壽考者以星配之曰壽
星考之象緯無所著見獨於弧弓之南有一星焉
所謂南極老人者也明大主人主有壽然於衆人
若無與焉又於軍市西南有二星焉所謂孫子丈
人者也著見主人臣壽考然於女德若無干也雖
然陰陽一理乾道之成男也固以著其象如此坤
道之成女也豈獨否哉予知其不然矣
京師士夫有過予求文以壽欽天監五官靈臺李
某之母大孺人王氏者予檢閱太孺人之厚德完

行蓋女子中之超然特異者也嚮使其生而懸弧必將無讓古人亦且爲箕帚之應矣其生稟也既殊而又得所配儷孕秀毓賢秉貞礪節肅闈儀植家教由内至外截截有序一時士大夫家翕然則效以爲女師豈非所謂離珠之祥寶婺之精者乎九月二十五日其初度辰也凡李氏之親姻及與靈君交好者咸來上壽太孺人童顔鶴髮端然坐于華堂之上以受其子若姪若婦若女若倩與夫内外孫曾遠近親友稱觴羅拜豈不猶天女之在天紀東端舒芒獨耀孫子之於丈人左右相扶而居者乎自兹以往由中壽以至于上壽煜然常明潤若壽星之著明于天焉百歲猶一日也歲歲兹辰恒有繼于後以爲賀章者豈非人家一盛事哉

壽宋母徐孺人八十歲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主動坤主静惟静故久久故壽焉故凡數十家之聚必有媼而翁恒罕見人生而至於艾嚴侍者十有一二而慈侍者或乃至什四五焉豈不以坤道順而有常静而不擾也歟宋母徐孺人氏錢塘宋公文侑之配也生於洪武丁丑至今成化丙申春秋蓋八十矣八月二十又五

日其初度辰也其甥太僕寺丞張集之來徵予文以為孺人壽集之故翰林學士文僖公之仲子也其繼母太宜人乃文恪之女弟予居與集之同里巷稔知宋氏之有禮法而孺人之有賢行焉意其婉娩聽從有柔順之資幽閑專一有安貞之德蓋於坤道之靜也殆有合焉是宜其和健安寧而膺夫壽考之徵也古稱六十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為上壽夫以孺人如是之德其壽當不止此自茲以往殆見愈老愈健髮白而再黑齒豁而更生由中壽而底于上壽如蒙莊氏所謂藐姑射之仙綽約如處子者尚其見之

壽林母八十歲序

羊城林仲華以閩右起賓 京師僦宅安定門外謙和好禮嶺南之人士集選天官及以事至京者必過焉過者無不厭其所欲戚然而往者恒忻然以歸用是重誼之聲播聞遠近所以然者有王安人為其配也安人名族女慈惠儉勤閑於內則有素凡仲華所以見稱於士大夫而為鄉人之所歸重者安人從臾之力居多嗟乎若安人者禮所謂有德者非邪夫女德有四言易得也工易得也容

易得也所未易者德耳德者諸福之本壽之基也德備諸身則福祉之臻壽考之徵於是乎在矣安人今年躋八十以一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也都下交親及鄉人寓京者咸具壺觴殽核走集以為安壽安人鶴髮酡顔據席中坐兒觥迭勸斑衣婁舞既醉且樂在簪者咸曰安人可謂有福有壽者矣不可以無述以予亦嶺南人也特以序文見請予聞壽有三福有五安人生歲庚寅十干十二子相配周而復始今又將及其半適禪宗所謂前三三後三三之數非中壽歟安人生 熙洽之朝寓輦轂之下戩用饒裕子孫衆多矧又壽考康寧老而益健非全福歟惟福惟壽不可倖致自非其夙禀之善積累之厚曷克臻茲哉予故曰德者諸福之本壽之基也安人從予東邑推官琦予友也故不拒所請而推本其所自如此授其子元嵩輩俾書于帛以紀安人福壽哉

居母陳安人壽序

句曲居輔相之以鄉貢進士辭校官游太學由舍選天順五年十二月拜命為重慶府通判將之任過辭其友翰林孔目馮君廷器謂之曰某之母陳

安人明年壽届七十有六正月二十八日其初度
也每歲兹辰共昆仲二人者率子婦孫曾稱觴上
壽如禮而族姻鄉里亦具禮稱慶歲以為常自其
來
京師不得與稱慶之列者凡幾春秋矣毋氏
於此輒愴然念予獨在遠不樂者終日兹幸荷朝
命得倅大郡而天假其便得以過家為吾母初度
之慶然計程以薄恐又弗於所願此心缺然顧圖
所以表吾悰以娛親心者莫如聲詩求之薦紳先
生已盈卷軸而未有序其所以然者敢請吾子為
先容謁文以弁之廷器以予於想之曾有一日之

雅特以見屬嗟乎親之愛其子則必欲其顯子之
愛其親則必欲其壽然顯可能也壽不可能也今
相之果能體親之心起家經術登名仕籍致有今
日之顯榮烏紗銀帶登堂拜慶而其母安人又以
踰七望八之年得見其子之成立以遂其平生願
望之心可謂兩遂矣而況又重之以諸公之詩所
以歆豔祝頌之者無非和平雅淡之音想當賓筵
既秩之時親姻畢集慈顏皓髮危然中坐斑衣錦
服左右環繞殽核維嘉酒醴維醹歌此以侑壽觴
豈非天倫之樂事乎予與相之有舊又重以馮君

之請故序之而不辭

壽徐母馬安人七十歲序

江陰徐母馬安人荆門知州徐泰士亨之母也生歲庚寅十干十二子相配周而又過一旬是為成化己亥蓋古人所謂稀有之年也時士亨以外艱解荆門任起復來 京師需選天官荆門吏民上章乞士亨復治其郡 上從其請將便道過家因過予求言以為安人七十歲之壽夫人之至親者莫如母福之至大者莫如壽父母生身之恩廣矣大矣不可以有加矣舉天下之物皆無足以稱之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惟壽也者福之首人之所甚欲者也得之則可以閱世代而全天年亨子孫之奉備諸福而盡有之以此報之庶乎盡人子之心矣乎是以古詩人之愛其君者必祝之曰萬壽與夫眉壽遐壽之類不一足焉人壽止於百二十豈有盈萬之理哉詩人豈不知之而必云然者願欲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雖然心誠欲之而不假言以發之又曷以見其願欲之實意哉士亨所以必欲予言以為其親之壽是亦古詩人愛其君之心也予請即天地間物之最壽者各賦一詩付士

亨持歸當稱觴膝下之日俾童子歌之以侑壽觴安人端然坐中堂以受慶覩斑衣之環繞聞歌聲之瀏亮囅然一笑以領畧夫士亨之意則予言爲不徒言矣而人子愛親無已之心或於此而少盡矣乎詩凡三解其一解曰天有壽星兮在孤南光芒下燭兮江之陰有懿其德兮契天心似續滿前兮如玉如金其二解曰地有壽山兮隅弱流屋其上兮中積以壽有懿其德兮貞順以柔歲增其籌兮高如山丘其三解曰人有壽姥兮居瑤池木公其伉兮歲星其倪有懿其兮壽與之齊種桃待實

□後千祀以爲期

怡萱庭獻壽圖序

金陵有著姓王懷聰氏以貲雄於上新河一時闤闠間稱好賢而仗義者歸焉乃者所居圮于江遷居城中之巷顏料巷改建其所謂雙檜堂者于新居王君既捐館舍其配韓孺人者獨無恙其子衍於雙檜堂之後闢庭樹萱顏曰怡萱朝夕於斯奉其母焉孺人以永樂甲午生十干十二子相配一周而又過十年至是蒼龍集癸卯孺人年七十矣九月望後一日其初度辰也衍擬於是日會集親

屬姻婭故舊鄉比與賓朋契好畢来上壽於孺人
於怡萱㕔之上𢏁補天文生先期以事来 京師
以予於其先尊有一日之雅預求文以序之予昔
倦游寓新河凡新河所謂士夫者多與之游而懷
聰翁曁其弟懷英或時相過而其甥龍克温者尤
欵洽一時新河文物之盛俗尚之厚往往篤情誼
慕文雅而王氏昆仲爲两岸人家之巨擘盖所謂
篤厚君子也宜其家綿遠而益隆盛今懷聰昆仲
物故久矣而韓孺人者歸然獨存如霜林之松檜
雪景之峯巒得以見其子之成立以收其福於晚

景是日也親賓畢来少長咸集壽觴迭舉賓筵大
張而孺人者酡顏鶴髪危然坐于高堂之上其子
若婦率其諸孫群從子姓旅拜於階下既而甥倩
之屬姻連之舊鄉曲之好次第舉觴拜起以爲壽
時則日集于房百寶告成秫稻穫而良醞新醅物
産備而嘉味具陳山有蔌水有鮮水陸之品無不
咸備况乎大江之南地煖而氣和雖當黄落之候
而有穎秀者存不隨時以改色焉是以堂階之下
庭除之間有草維夭有華載芳乃時人所詠言樹
之背而昔人謂其可以忘憂而佩之宜男者也方

且與紫莖黃菊並秀競芳於軒墀之側欄檻之中
抽書帶之青茸吐鳳喙之丹蕤欣欣然以就日之
榮翹翹然以迎風之清心若有所向而勢若有所
所然者雖曰草木無情之物然人感而物隨之似
亦有情者焉一時親賓援其英以浮于觴折其枝
以簪于冠用以為孺人壽想夫孺人於此際也覩
斯物也一笑以忘其憂三嘆以怡其情在座君子
莫不曰惟其有此母宜其有此男也豈非江南之
大盛會人家一大樂事哉自玆以往歲復一歲以
至于百千歲當此初度之辰輒舉今玆故事會覩

張氏慶壽圖詩序

壽可以祝延乎曰可何以知其可也詩不云乎遐不眉壽又云令德壽豈又云令妻壽母若是云者不一二而足也詩經聖人手删而不去之盖誠有是理也聖人豈欺世者哉武林張母陸孺人若鍾鑑彦明之配之母也今年届七十九月初五日其初度辰也時彦明之子敏以商游 京師凡與彦明交游者喜其外毋氏之壽而康也命善繪者作圖徵能文者賦詩將寓敏歸以為孺人初度之慶虚首簡徵予序嗟乎愛其人則欲其生不徒欲其

生又必祝之以久生天地間所甚欲者莫大於壽壽而至於七十在古人尤以爲希而況風氣日散之後乎則是人生七十者誠可慶也由今日遡而上之孺人始設帨之辰當大歲屠維單閼距今太歲著雍困敦盖五紀又加以十也自幼至老皆當國家隆盛之運兵革不試五刑不用時和歲豊家給人足而所居之地又前朝故都湖山之美物產之饒工作之巧皆天下郡邑所無者其間風俗華美人性柔和畏法而避辜孺人生長善門歸于善族幼有室家之樂老有安養之具優游閨閤安享富盛歲時伏臘禮節宴會姻親故舊往來過從者殆無虛日雖乏亢宗之器而東床之選甚得其人甘旨之奉寒凉之適無不如意者雖所生殆不是過也視彼之汲汲於衣食戚戚於爲夫與子者夫不侔矣豈非深可慶者哉慶之以圖而又聲之以詩圖以寫其意詩以發其情諸君子忠厚之心至矣予故不辭而爲之序如此云

介壽圖八詠序

介壽有圖圖有詩詩之題有八一時薦紳先生爲金陵羅公仲銘作也公生洪武癸亥歲迨今天順

壬午盖閲八十寒暑矣六月十二日其初度也公之子二人孫四人仲孫瑄業進士待選　京師先期命工繪斯圖又即物〻有關於壽者彙爲八題徵名能詩者詠之將持歸奉其尊府至日率諸子弟孫曾捧獻誦歌以為公壽瑄介其友謝君伯儀屬予序竊惟愛其人者欲其久生久生則必欲其壽而又假乎物形之言貌以圖其所以愛之者可謂備且至矣雖然夫人所以得人之愛且祝者如此必有所以致之之由不苟然也予聞公為人欵易寬舒與物無競而尤好賢樂善孜孜然以濟人利物為心有古仁人長者之風此其所以致人愛而祝之者歟則夫壽考康寧有子孫之奉非無自而然也觀是圖頌是詩即物以求其理則公所以壽考與夫人所以愛祝之意槩可見矣山喻其壽基之固也海喻其壽源之深也指物之壽者莫如松栢動物之壽者莫如鹿鶴桃實有所待也桂香有所傳也凡此皆所以樂公心而介公壽者也羅氏子孫以是壽其祖固見孝愛之備且至而諸君之咏歌所以助其愛者亦無非好德之良心也予故不辭而為之序

壽張母鍾孺人七十歲詩序

泰州司訓張君瑄之母者鍾孺人今年登七袠一時士夫與瑄交游者以其子之賢而孝也從而知其母之順且慈寓之于詩述其令德致其祝願之詞書于帛以授之將寓歸其鄉使當設帨之辰歆以侑觴焉凡得詩若干首 首簡俾進士曷政陳相來京師徵予以序夫愛其人則必推及其親厚之至也非徒愛之於心而又形之於言詠歎求歌之無已豈非尤厚者哉由是以觀則其子平日之善於交際因是可見然非其母之平日善於教十

又曷以臻兹哉昔魯僖公之母曰成風詩人作閟宮頌僖公必言公之燕喜而及其母之壽考焉一何忠愛之至耶今諸士夫之於張母也因其年而祝其壽協之律呂盈乎篇什如此其至其亦魯詩人忠愛之意乎雖然壽出於天固非人言語文字所能增益也古詩人之祝其君必曰眉壽無有害又推及其所生曰壽母者祝願之至也夫愛其人則必欲其人之壽而子之所深愛者尤莫大於愛其親原其心而卽其所深愛者以祝願其至親之人其忠愛之意爲何如哉予因曷陳二進士請舉

古詩人之意以序今士夫之詩非無意也於是乎書

壽蕭母七十歲詩序

萬安蕭鵬萬里以邑庠弟子員膺貢上春官翰林考其文如式將如南京卒業太學謂其友鄉貢進士劉君曰某之老母今春秋七十矣三月晦其度辰也某生之膝下四十有餘年每當茲辰輒率諸弟婦子姓稱觴祝壽如禮歲率以為常未始一歲間也今年始幸為有司所勸駕駸駸有仕進階而又遠離左右如此時則昆弟具在而吾一人獨在數千里外非惟己之思親之置而親亦念我不忘用是深戚戚焉雖然某於是又有幸焉者

京師學士大夫之所萃夫人而能詩也幸今在茲求得其一言攜歸以為吾親壽則雖不獲躬拜起稱祝於吾親側而賢於在親側也多矣子其為我圖之於是乃介劉君遍于當世之學士大夫能詩者自大司寇劉公下得詩若干首虛首簡以需予序夫萬里生廬陵文獻邦凡今世所謂學士大夫名能文章者多其郡人也顧不之求而乃見屬以不腆之文先諸珠玉之上豈柳河東所謂鄭商之

犒先秉帝曾侯之贈後部鼎者乎嗟乎愛其人則必歆其壽人之同情也況其所至愛者乎人之至愛者莫君親若也故詩人之祝其君必曰萬壽子之於親亦猶臣之於君同此愛則同此歆也古稱上壽止於百年人生固無萬年之理也然人雖無萬年之身而有萬年之名所謂名者苟未能以自致必藉賢人君子之言而後傳焉賢人君子之言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後世而不泯矧詩又言之精者乎苟言得其人則名賴之以傳雖與天地相敝可也萬年云乎哉萬里之意殆有在於是歟雖然與其求諸人孰若反諸己絡秀以伯仁而傳湛氏以士行而播則又在我之自立何如耳萬里勉之所以壽親之名者則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壽張母沈孺人八十序

姑蘇張惟學之母曰沈孺人生洪武辛酉歲運一周而又過者二十寒暑是為天順庚辰正月二十又四日其初度辰也凡與惟學友者先期會于蔣富氏圖所以為孺人壽者咸曰壽孺人之身不若壽其名壽之以物不若壽以文然文非夫人能也盍求之縉紳先生有唐以安氏者雅知予名特予

所以請嗟夫壽根於命命禀於有生之初固非人所能增益者而世之人愛其人者則必欲其壽欲其壽者則必祝之以辭夫空言果何預於人之壽命也哉而古之君子必惓惓於是者盖以愛之切而無所用吾情敬之深而無所致吾力故即人之所甚欲者以祝望之庶幾少得以遂吾心焉耳夫人之所甚欲者壽也所至愛者親也以所甚欲之壽而加所至愛之親其忠厚之意何其至歟雖然壽有三上壽百中壽八十壽六十孺人今春秋八十盖已躋中壽矣且又康健倍常視聽不衰自茲以登于上壽無幾耳古不云乎人必有欲天必從之吾知諸君之所以願欲而祝望之者必遂而無疑矣予不敏從此二十年尚當泚筆以為孺人上壽之賀姑先此以塞以安之請

新安胡氏慶壽序

新安胡公求忠與其配某孺人同年生今俱七十矣是歲夏五月二十又五日當公懸弧之旦至秋八月二十又五日則孺人設帨辰也先是其子敬以鄉進士屡辭校官卒業太學至是預干

京師大夫士之能言者為歌詩裝潢成軸將持歸

其卿以爲其二親壽觴侑也介其友康君求詔求
予序夫人子之於親者可以用其情者無所不至
乃若高壽於人情之所甚欲者是以孝子於親尤
惓惓焉然壽出於天非人力可刼持以致也則將
如之何盍觀諸經乎書之祈天永命將以延
國祚也詩之萬壽無疆將以祝
君壽也國家君親本同一道於國於君旣有可祝
延之理則於家之親也庸奚疑矧孝之爲道可以
動天地感神明而詩亦然是宜世之爲人子者徃
往於親耆艾之年致祝延之孝非徒存之於心而

又形之於言非徒形之於言以已而又稽夫能言
者之言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詠歎
之是亦古人之意也已予知胡氏之得是詩也華
誕届臨賓筵旣秩以之協音調被管絃載歌載舞
以勸以侑其爲樂也孰加焉樂斯安安斯久由是
以享夫期頤之年以待其子之顯庸以進
天恩之寵賁於斯時也更將有言者爲之歌詩予
尚當泚筆爲之倡焉

瓊臺類稿卷三十七終